

史志琼崖

石刻上的琼崖史迹

从荒服之地到南溟奇甸

定安县龙门镇大山村碑碣已成为一道文化风景。

李幸璜 摄

大山村的碑碣，除了石头是新的，凿刻是新的，其上的文字却是“旧”的，不但字体有出处，内容也有出处，而且有一部分与海南岛的历史息息相关，体现了海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源流与关联。

南服荒徼地

人村可见“禹贡”刻石，此二字为1934年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先生创办的《禹贡》杂志刊名题字，端庄典雅，十分耐看。二字下方有九州列国的名称，其中“扬州”二字刻得较大，说明远古海南岛与《尚书》所记载的神话传说的联系。刻石背面还刻有“甸服”“侯服”“甸服”“要服”“荒服”，其中字刻得比较大的“荒服”是指离京师二千到二千五百里的边远地域，海南岛彼时便属于“荒服”之地，但又没有具体的名字记载。唐代杜佑在《通典》中论及岭南时说：“五岭之南，涨海之北，三代以前，是为荒服。”这是把海南岛纳入“荒服”的范围。

南宋王象之在《舆地纪胜》中称海南“非禹贡”所及，《春秋》所治，明代海南乡贤、大学士丘濬在《南溟奇甸赋》中也称家乡：“载考诸古，兹地禹贡”之所不载，《职方》之所不书。”尽管如此，海南的先贤们编纂正德《琼台志》和万历《琼州府志》，都先后称海南自唐（尧）虞（舜）以来，属于“南服荒徼”和“扬越荒徼”，显然源自且认可《尚书·禹贡》的记载。大山村的石刻内容也包含了“南服荒徼”和“扬越荒徼”。

白袍破天荒

公元前110年，汉武帝平定南越后，在海南岛上设立珠崖、儋耳二郡，下辖十六县。海南自此正式进入中央王朝的视野，汉文化开始融入海南。那是海南历史的分水岭，是从混沌走向清晰，难怪大山村碑碣从包山楚简中集字的“儋耳”和从马王堆帛书里集字的“珠崖”石刻，要比前面的“南服荒徼”和“扬越荒徼”石刻要高、大、显眼得多。那段历史记载最早见于《汉书》，因此“汉书”二字与“珠崖”“儋耳”在同一块巨石上。

然而，由于汉朝统治者横征暴敛，激起民愤，因此64年后便放弃对海南岛的统治。约600年后，洗夫人重新在岛上设置行政治理机构。

大山村碑碣集字《张猛龙碑》的“海南”石刻，字体拙朴而大气，自上而下镌于一柱形巨石之上，赫然入目。“海南”二字始见于《隋书·谯国夫人传》，但它所指的是地理、方位，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名称。谯国夫人就是洗夫人，南梁时期，她采取怀柔政策，止息南越族群之间的频繁冲突，使得“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峒”，为后来复置珠崖郡、新设崖州扫除了障碍。

隋唐时期，海南岛的文教还处于拓荒阶段，众多被贬官员的到来，无疑为海南各层面的开化演进起到推动助澜的作用。“青山似欲留人住，百匝千遭锁郡城。”在大山村，唐朝宰相李德裕《登崖州城作》中的两句，也被镌刻在一尊形态似人的大石上。

海南的文化教育在宋代得到发展，但在很多职官和流人眼中，仍是蛮荒之地，苏轼在1100年渡海北归时，留下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的诗句，而他与弟弟苏辙给海南首位举人姜唐佐的赠诗中，也有美好寓意的“白袍端合破天荒”之句。大山村苏东坡体“破天荒”碑碣，镌刻了海南文运开启的感人一幕。

宋时海南有很多物产蜚声海内外。被贬崖州的北宋宰相丁谓，曾撰《天香传》；苏轼谪琼期间，曾作《沉香山子赋》……今天，大山村的碑碣将蔡襄体的“天香传”三字和黄庭坚体的“沉香山子赋”刻于石上，使海南沉香“冠绝天下”成为新的碑碣景观；这当然也少不了李光、赵鼎、杨万里等与海南有关的南宋贬官和文人，以及从海南走出去的文化大家白玉蟾的诗句刻石。

及至元代，一度游历定安的元文宗图帖睦尔的“滇南地僻无佳果，向著青梅价也高”、曾任吉阳（今三亚）知军的王任熙《白石岭》中的“拨开云雾寻仙迹，收尽江山入画眉”等诗句，也分别以宋徽宗的“瘦金体”和赵孟頫的“赵体”进行艺术演绎，令人赞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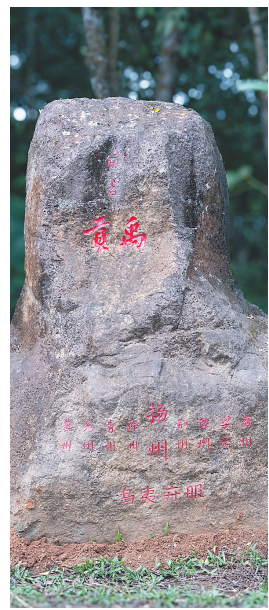
南溟有奇甸

如果说姜唐佐中举是海南科举史上“破天荒”的大事，那么，明代中叶丘濬以布衣出身而进入内阁，成为首辅大臣（相当于宰相），则又是一次“破天荒”。这自然有丘濬个人的努力，也仰赖于明朝自开国之初就重视对海南的开发，尤其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全面开挂。朱元璋在《劳海南卫指挥敕》中，早就将海南岛誉为“南溟奇甸”，一百多年后，丘濬的一篇《南溟奇甸赋》，更将海南的知名度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。

因此，大山村的碑碣不但有“南溟奇甸”（用的是近代书法家赵藩题写五公祠同名碑匾的字体），还有丘濬少年时所作的《五指参天》，一句“撑起炎荒半壁天”，从曾经的蛮荒之地，发出这样的豪情，是何等的气概！明代海南的科举成就达到一个巅峰，人才辈出，进士、举人不胜枚举，被誉为“海滨邹鲁”。钟芳、王弘海等都是名留青史的乡贤，也留下了传世佳作，他们的代表诗作，如王弘海的“从此遐荒开泰运，满江风雨化鱼龙”，也为大山村碑碣群所集纳。

大山村的碑碣文化不是完成时，而是进行时。最近，村道边又添置了“手辟南荒”碑刻，为晚清名将冯子材在五指山下留下的摩崖石刻字迹，巨石被凿下的部分，则刻上丘濬的《大学衍义补》，与已有的《大学》和《大学衍义》的石刻并列，阐释丘濬“补”治国、平天下的源流状态。

目前，大山村还在制作“开陈经书”“海外衣冠胜事”“奏考回琼”“何地无才”等碑碣，逐步将清海南文化教育自唐至清的演进脉络，用碑碣讲好海南历史文化故事。



“禹贡”碑碣。李幸璜 摄



“儋耳”“珠崖”石刻。李幸璜 摄



“海南”石刻。本报记者 陈耿 摄

文史荟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

刻有李德裕登崖州城作诗句的巨石。本报记者 陈耿 摄

【编者按】

这两年，由于乡贤参与和文化赋能，定安县龙门镇的大山村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推介传播之下，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网红村，“水塔咖啡”“中国百山图”等，更是不少驴友的打卡对象。然而，大山村最具文化魅力的，当数在其一公里多长的主村道上，别出心裁展陈的碑刻文化，书法爱好者将那条路称作“碑碣路”。在这里，借由以山为主题的碑碣，依稀可以梳理出中国书法艺术的源流和肌理；在这里，与海南历史密切相关的石刻，亦能勾勒出琼州文化、教育嬗变的脉络。

“大山”碑碣 镌文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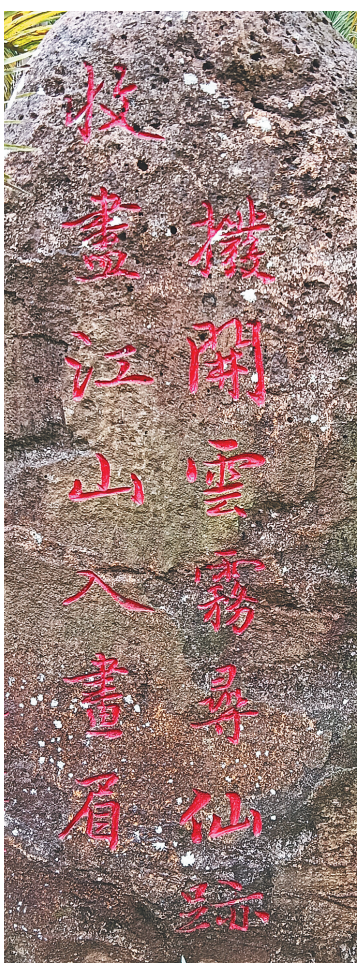
李玉萍

位于定安境内的著名风景区南丽湖和久温塘冷泉，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优势，吸引着无数游客。而南丽湖以南、久温塘冷泉以北的一片区域，属于典型的火山岩地貌带，海拔在100米—250米之间。坐落于这片区域之中的龙门镇大山村，不毗邻高山，不靠近江河，亦缺乏特色资源，且与城区相距较远，常常是被人绕过的存在。最近两年，大山村却“火”了。在一个温暖的冬日里，笔者与小伙伴们相约，从海口出发，一路疾驰向南，前往村中探秘。

墙绘晕染乡村图

乡村如画布，墙绘来点彩。当艺术墙绘在大山村晕染时，恬静的乡村，有了躁动，有了色彩，有了灵魂。“大山（村）”这是如今山村，中国百山在大山（村）”（这是如何村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在入村口处，主干道右侧是村学校百余米长的外围墙。昔日斑驳的墙面被重新粉刷，修整得如宣纸般平整洁白，主题墙绘“中国百山图”如画卷在此徐徐展开。“东岳泰山雄伟、西岳华山险峻、南岳衡山独秀、北岳恒山恢宏……”欣赏着跃然于眼前的百座中国名山，震撼于虽身处天涯海角一乡隅，却能尽赏祖国之磅礴大山，自有一种豪情在心中涌动。“中国百山图”主题墙绘，运用了国画风格及用色特点，以青绿色为主基调，在水墨的基础上，薄施青绿，用笔大气，着色清丽，笔触中感大山之胸襟，青绿中见文人之气息。它带领我们一行人走入大山村，进入到实景画卷里。

漫步入村，黑色调的火山石堆砌而成的老房屋、白色调的现代小楼，在墙绘艺术的晕染下，变得明亮多姿，落于古树丛中，和谐和美。多处新、老屋舍的墙面上，高、矮围墙上，描绘劳动状态、丰收喜悦、生活场景、农耕文化等的一幅幅墙绘，生动活泼。那幅“环境整治好了，连猪圈都很生动”的墙绘，更是主题突出，艺术语言丰富，妙趣横生，讲述的是利用废弃猪圈，变废为宝，改造成为农家乐的新故事。这些美丽的墙绘成了大山村实景画卷里的亮丽基调，而大山村集乡贤智慧、纳乡贤巧思转化而成的文化景观，成为了画卷中最亮的那抹色彩。



集字赵孟頫体演绎王任熙的诗句。

本报记者 陈耿 摄



村口的大山村碑碣，为王羲之字体。李幸璜 摄



“南溟奇甸”石刻，语出朱元璋《劳海南卫指挥敕》。李幸璜 摄

“大山”刻石 书法集“碣”

大山青青，碑碣悠悠。两年前，大山村人诚邀有志于为乡村建设发展和无私奉献的乡贤们出谋划策，瞄准书画艺术主题，打造文化景观和文旅项目，乡村文化一派芳华。漫步村中，放眼望去，在无边的绿色中，矗立于村道旁的书法碑碣最能抓住我们眼球。它们高低错落，大小不一，形态各异，或卧，或立，或仰，或俯，最高的约三米多，如小山挺立；低的约高半米，似美人卧几。为我们引路的乡贤介绍说，绵长一公里多的村主道路旁放置了100余块书法刻石，均是利用当地特有的火山石、黄蜡石等石材凿刻而成。

细细观赏大山村碑碣，从形制上严格来说，大山村的碑碣群属于碣的形制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碣，特立之石也。”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在他的《中国金石学概要》中指出：“刻石特立者谓之碣。”古人把长方形的刻石叫“碑”，把圆首形的或形在方圆之间，或上小下大的刻石，叫“碣”。天长日久，后世碑碣名称往往混用。大山村碑碣群充分保留了岩石的原始模样，任其宽处宽、窄处窄，经巧妙构思后，在岩石的前方或前后、左右等多处雕刻合适的文字内容，雕刻面基本不打磨或略加打磨。

研读大山村碑碣，不难发现其内容的独特之处。设计者的睿智文心，体现在石头外形与内容的匹配、雕刻内容的考究、形神的统一方面上。每块碑碣的内容均按中国诗书文化脉络，大抵以山和海南历史文化为主题，引用典籍、典故中的相关内容，加以镌刻。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诗句，镌于大小一立方左右的不规则岩石上，岩石不高不低，似圆似方，散发着悠然淡泊的长远意境。

揣摩大山村碑碣，独特之处还有对书家及字体的选择上。一块岩石上镌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。语出《诗经》，书法集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行书。此碑碣作品，语句经典，所选书法家颜鲁公就是书法史上的一座“高峰”。此碑碣，书法行笔流畅，笔势大气、厚重而不滞凝，多有灵动之笔意，却意连笔不连。章法上，两列分布，虽为集字，但气韵连贯，似一气呵成。纵观整体碑碣，可谓诗、书、石融为一体，浑然天成。

岩字合一 石字共美

大山村碑碣群从入村口处开始，是按历史朝代分单元排列的。入村口处一块“大山”二字的甲骨文碑碣，卧于道路旁。它笔法古朴，粗细变化明显，书写节奏感强烈，呈现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美。由此，观赏者可以沿着村道，在大山村碑碣的“露天课堂”里，探寻三千年的中国书法文化之美妙。

大山村碑碣群中最具和谐之美的当数以金文、小篆集字的几块碑碣。它们岩石古拙、文字古朴；它们志气和缓，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，散发出一派平和气息，共同演绎“中国汉字演变史”。在古人眼中，一笔落下，便可有万千世界的精彩，这一笔很美，这一笔就是隶书的“雁尾”。隶书是中国古文字与今文字的分水岭，也代表着书写的文终于可以从书写篆书的拘谨中走出来，有着洒脱、释放和自由的意味。大山村碑碣群中，有两块碑碣，分别集著名“汉三颂”中《石门颂》《西狭颂》的字，其结构的疏旷野逸，线条的瘦劲和绵绵的流动之美，让人深深折服。

魏晋时期南北朝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高峰期，出现了多位在书法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书法家，王羲之就是代表人物之一，有“书圣”之称。立于村口高约两米多的巨大碑碣，上刻“大山村”三字，字体集王羲之行书，其端秀清新，含蓄道美的风格，从中可领略东晋时期书法家的尚韵特点和唯美追求。

按照村道的路引标志，我们进入到唐宋元明碑碣单元区后，跃然入眼的唐宋元明诸多书法大家的集字碑碣异常丰富。从欧阳询、颜真卿、柳公权楷书集字的几块碑碣中，可窥“唐人尚法”之一二；从苏轼、米芾、黄庭坚行书集字的几块碑碣中，可悟“宋人尚意”之笔韵；伴随着赵孟頫、文征明、王铎等一批书法大家的集字碑碣映入眼帘，我们放慢了脚步，认真观赏、感受、理解“元明尚态”之书风与那一笔一画写下的一座又一座书法巅峰。

漫步其间，碑碣上诗词、名句的年代逐渐靠近现代，一路延伸到“生态之福”小广场，碑碣汇集集苏轼字的一句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。跨越千年的书法文化与生态振兴在这里惊喜交汇，传统文化与自然生态文明在这里相互诉说。

铭文抒怀，刻石弘美。大山村碑碣群，岩字合一，石字共美，有诗有记，凝固历史，隽永文化。大山村碑碣群，让我们沉浸于中国书法美、诗词美及海南历史文化美的同时，也给了我们一次触摸感知完美体验。那些默立着的一块块火山岩碑碣，以坚韧古朴的外表，以温润如书的气质，久久迎接你我，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。